

授鵝堂筆記三

清代学术笔记从刊

63

徐德明 吴平 主编

學苑出版社

徐德明
吴平 主编

清代学术笔记丛刊
63

學苑出版社

张之洞 撰

读
经
札
记

二卷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又号无竞居士，晚号抱冰，别号壶公，直隶南皮人。少时工词章。同治二年（1863）进士。光绪初，擢司业，迁司马。遇事敢言，曾请斩崇厚，毁俄约。中法战争时任两广总督，起用冯子材击败法军。又设广东水陆师学堂，立广雅书院，以谋自强。后督湖广近二十年，筹办汉阳铁厂、萍乡煤矿、湖北枪炮厂，设纺织四局，创两湖书院等，为后起洋务运动首领。提倡「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维护封建纲常，反对戊戌变法。庚子之役，参与东南互保，镇压两湖反洋教斗争及唐才常自立军起事。光绪末，擢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定清末教育制度。卒谥文襄。有《张文襄公全集》、《轺轩语》等。

《读经札记》二卷，汇集前人学术笔记或专著，引原文，加案语，逐一考证。如《聂氏三礼图·宫室图》《明堂》条云「此秦制，改周法为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十二阶，今以《月令》是秦法，故存其制，图之于后」，张氏案：此图甚误。洪颐煊图为妥。考《旌旗图》之《太常》、《旂》、《玉辂》、《戟》条，《玉瑞图》之《大圭》、《冒》、《牙璋》条，均广征博引。可贵的是在篇末张氏详细介绍了此书的版本，罗列了研究礼学的名家，可供研究版本学和学术史者参考。又如对《臧茂才经义杂记》的考证，《诗·四牡》「四牡骝骝，周道倭迟」，《韩诗》作「威夷」。《汉书地理志》「郁夷」下引《诗》「周道郁夷」，是以郁夷为地名，「倭」、「威」、「郁」声近而义别。张氏案：「郁」与「威」不相近，当是本作「洧夷」，「洧」、「威」声近通借。卷二《段大令诗经小学》，考「匪由勿语」释义，认为段说误。案：古「匪」、「彼」两字多通用。「由」，古读作「繇」（谣），此「由」字即「谣」之假借。《释乐》「徒歌谓之谣」，故戒之曰：（醉人）彼言勿言，彼谣勿语。

有《张文襄公全集》本。

此次影印用《张文襄公全集》本。

讀經札記

歲次戊辰
仲春刊行

張文襄公全集讀經札記目錄

起卷一百一十一

讀聶氏三禮圖札記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惠吉士詩說

姜編修湛園札記

臧茂才經義雜記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齊侍郎公羊傳注疏考證

讀經札記二

張文襄公全集

讀經札記目錄

段大令詩經小學

段大令周禮漢讀考

孔檢討大戴禮記補注

凌進士禮經釋例

汪拔貢述學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臧明經拜經日記

趙徵君寶璧齋文集

洪拔貢夏小正疏義

明堂圖考 批廣雅書院陳生慶鈔卷

議事以制說 批廣雅書院陳生慶鈔卷

駁公羊大義悖謬者十四事 皆與左氏違異者

駁公羊文義最乖舛者十三事

張文襄公全集

讀經札記目錄

二

讀經札記目錄終

張文襄公全集卷二百一十

讀經札記

聶氏三禮圖

后服圖

筭 士昏禮贊見婦于舅姑婦執筭棗栗注云筭竹器

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筭簾蘆矣 音墟

案簾蘆當作去盧飯器也說文上古造字有佉盧即

取此義

冠冕圖

纓 士冠禮曰緇纓廣終幅長六尺

張文襄公全集卷二百一十 讀經札記一

案纓若今婦人所用紗帕

皮弁 士冠禮注云皮弁以白鹿皮爲之

案南宋猶有鹿胎冠見宋史

簞 士冠禮櫛實于簞注云簞筥也

案論語一簞食孟子簞食豆羹是簞不惟盛櫛亦盛

飲食嘗考灌尊之單彝 博古圖有之即明堂位

之解竹器之簞三物形制大抵相同 說文解即厄亦

銅厄如扼子形可當是小者盛酒名解大者盛鬱鬱

之酒名單大而以竹爲之名單單是本字从竹从角

皆轉注單篆作單形與畱近漢志沛郡有鄆縣無畱

縣宋祁謂卽張良所封以爲留字之誤然莽改曰單城孟康讀若歹則鄆字不誤而今稱留侯者相承之訛也隸書作單行書或作單遂又訛作單大雅洗爵奠罍自與下句薦字爲韻先儒見下有膝罍等字竟讀若假而以畫禾稼形爲言恐亦沿訛然此二字自漢以來已相傳如是說文竟有罍字竊以諧聲會意求之知其有誤 支多單三音互轉譚篆一作解別名爲卮今讀志留侯旣書作鄆侯疑留子嗟留子國皆單氏也

章甫冠 舊圖云章甫殷冠亦名啍紵中冒上黑屋

張文襄公全集

卷一百一十

讀經札記一

二

案古冠近後處隆起者曰屋所以容髻東坡方山子傳帽方屋而高 啍當作昇从日从吁

進賢冠 舊圖云古三冠梁數雖異俱曰進賢前高七寸纓長八寸後高三寸

案此圖誤也進賢冠狀大略如今世所畫明人漆紗帽而無兩翅今時俗演劇神祠塏像亦有之據隋丹元子步天歌知之 步天歌第四章說倉龍七宿曰夏夜露坐看星象有如一人冠進賢謂房星及數小星聯合而成此形試於五六月戊亥時南望自見之

宮室圖

井田 經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役萬民使營地事而貢軍賦出車役

案軍賦之說司馬法卽有兩法不能齊同王西莊亦不能制斷江慎修說較通

明堂 此秦制改周法爲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十二階今以月令是秦法故存其制圖之於後

案此圖甚誤洪 頤爐 圖爲安

投壺圖

張文襄公全集

卷一百一十

讀經札記一

三

特縣鐘

案古鍾無作正圓式者此誤惟鑄爲然柄亦較長

特縣磬 黃鍾之磬股長一尺八寸博九寸厚二寸鼓長二尺七寸博六寸厚二寸兩弦之間三尺三寸七分半

案古磬無兩歧適均此誤攷工記倨句有半謂之磬折是其義也 磬博爲一廣四寸半厚爲二長九寸鼓爲三長一尺三寸半三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廣二寸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厚一寸計股廣四寸半長九寸鼓廣三寸長一尺三寸半合之實積

八十一方寸是爲黃鍾子律

編鍾 編鍾十六枚同在一簋簠飾

案兩銑亦不甚圓如特鍾 鍾磬皆編無特縣者所以備十二律之數掌於磬師所謂擊磬擊編鍾者是也特縣者名鑄與鼓爲類不與磬爲類亦曰鑄鍾掌於鍾師凡經傳言鍾鼓皆指此鄭伯更說

簠 郭璞爾雅注云簠以竹爲之

案此誤簠乃匏樂笙竽之屬月令調竽笙箎卽笙簠

敵 誤

射侯圖

張彙公全集卷二百一十 讀經札記一 四

鼓足 夏后氏謂之鼓足鄭注云足謂四足

案明堂位夏后氏鼓足上四字略讀下一字爲句言

夏鼓用足承之

建鼓 大射建鼓注云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

耐也賈釋云周人縣古今言建鼓用般法也

案殷楹鼓楹讀若桎古二字通春秋胡子逞滅公羊

作盈穀梁作楹

雷鼓 大司徒鼓人職曰雷鼓鼓神祀後鄭云雷鼓八

面鼓也

案鼓形小誤

靈鼓 靈鼓鼓社祭後鄭云靈鼓六面鼓也

案鼓形亦小誤

弓矢圖

乏

案乏與正異用正相反故左傳云反正爲乏

鹿中 鄭注鄉射禮射於樹用鹿中有堂無室曰樹樹

卽州序也

案樹射序豫古同字一音之轉樹射同字本謂無室

便於習射故孟子曰序者射也詩申伯番番旣入于

謝卽漢書地理志射陽有射陽湖

張彙公全集卷二百一十 讀經札記一 五

朱極三 大射禮云設決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所以

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

案注誤如此式爲之射夫豈得便利文義亦不安謂

以朱韋爲極塞決中決大小恐不如指故塞之滿中

合密實今射仍用之 名皮 用三者緩急增減隨意喪

大記纘極二蓋殉物取備禮不求實用又亡者肌膚

堅實異生人本俞理初說

旌旗圖

太常 觀禮注云王建太常繆首畫日月其下及旂交

畫升龍降龍繆皆正幅用絳帛爲質旂則屬焉又用弧

張繆之幅又畫枉矢於繆之上

案諸旌旆圖皆誤旂猶旒也謂下偃者故古人名偃字旂鼎此乃象形可知旂字之義豈得以諸幅聯屬乎如聶說何不曰九幅乎

旂

案少鈴

旗 輶人云鳥旗七旂注云鳥隼爲旗

案爾雅錯革鳥曰旗革棘也棘急也謂鷹隼故周禮謂鳥隼爲旗也錯鏤也

玉輅 轂輿皆以革鞣漆之玉輅以玉飾諸末

張文襄公全集

卷二百一十

讀經札記一

六

案車惟軸端可飾玉象之屬餘不可飾

戈

戟

案戈戟形大謬戴東原圖

考工記圖較於注義合程

瑞田

圖通藝錄則真得其狀矣

玉瑞圖

大圭 玉人職云大圭三尺杼上終葵首注云杼綱也

終葵椎也以齊人謂椎爲終葵故云終葵椎也爲椎於杼上明無所屈也

案杼綱也終葵椎也此卽反語

反切語

猶鞠鞠爲芎之

乎爲諸不可爲巨之焉爲旃經典多矣

冒 尙書大傳云古者必有冒言下之不敢專達之義天子執冒以朝諸侯是冒覆之又孔注顧命曰言冒所以冒諸侯圭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以爲瑞子男執璧蓋亦刻而覆驗之

案漢碑首多刻六玉形皆無璧有冒其形作冂如書板魚尾式正與碑首冂相入 璧如何冒法偽孔謬說也

桓圭 大宗伯云公執桓圭後鄭云雙桓謂之桓賈釋云象宮室之有桓楹也以其宮室在上須桓楹乃安天

張文襄公全集

卷一百一十

讀經札記一

七

子在上須諸侯乃安也

案桓楹義猶和門

戰國策

古桓和通書和夷底績鄭注

讀桓卽因桓是來之桓

牙璋 典瑞云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先鄭云牙璋

琢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銅虎節發兵

也後鄭云牙璋亦王使之瑞節兵守用兵所守也又玉

人云牙璋中璋七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後鄭云

二璋皆有鉏牙之飾蓋大軍旅皆用牙璋以起之小軍旅則用中璋以起之也

案牙璋先後鄭皆誤解牙乃互字譌文形近而誤

兩璋相合各執其一爲信如漢合符矣故玉人云云謂此牙璋用中璋七寸也鄭強爲分二以大小軍旅別之殊勇古人名象齒曰象不名牙

駟琮 玉人云駟琮五寸後鄭讀駟爲組

案駟借字謂如齒形

琬圭珍圭

案琬琰二圭圖形互誤古謂方形上著半爲琬故田百二十畝爲琬琰形聲皆取剡字剡銳也

祭玉圖

黃琮 大宗伯云以黃琮禮地後鄭云琮八方以象地此比大琮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長八寸厚寸

張文襄公全集

卷一百二十

讀經札記一

八

案此四周參差若鋸齒之狀名提盧

匏爵圖

爵觶角散

案角觶角散形皆誤

鼎俎圖

案應補錢

簋簠敦

案簋簠敦皆誤

尊彝圖

案所圖尊彝皆誤無一合者

藝欽圖

藝極

案極誤

此書凡有四本一宋本一通志堂影宋本一日本依通志堂覆刻本一坊間覆刻本通志堂刻頗精好日本書亦不惡余曾見宋本乃絳雲樓物用庫冊紙背面印者後有牧翁跋語數行賞心悅目良可愛玩直貴不能得今歸聊城楊侍講家此近時別一覆刻本較蚤年所見坊本遠不如矣

張文襄公全集

卷二百一十

讀經札記一

九

說依違成之說雖有本而不善解隨文生義而不求密合專據本文而不尋證類又罕通小學唐雖以說文設科無能精通者目未見古器古彝器至宋宣和間朝廷好古於是發掘者益多辨析益明唐以進獻說爲考釋始少得端倪至國朝好古者雖見古器人不識也故說多難通此所謂唐人之經學也有西漢之經學有東漢三國之經學有南北朝之經學有唐人之經學有宋元之經學有國朝人之經學各有所流經學有流北宋楊甲六經圖南宋楊復儀禮圖明大派派然不同字本六經圖皆未善明劉績三禮圖未見欲曉古禮器禮制須看江慎修戴原植程瑤田張文泉洪軒諸家圖說呂防薛尚阮伯劉庭吳屋諸家款識張菴凌仲二金榜字輔之皆國朝禮學名家然於服器圖式不詳故止稱前數家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柅秭黍類也糜芭梁類也郭璞釋糜爲赤梁粟芭爲白梁粟說必有本沈括筆談以爲赤黍白黍誤也彼徒見詩糜字與說文糜字字畫相近故有是說不知糜字从黍訓爲稌卽稷也

案沈說誠誤糜白色非赤也陳說亦未盡合謂爲稌則是目爲稷則非稷今俗謂高粱

惠吉士詩說

葛覃之詩曰曷澣曷否歸寧父母言女子之適人者有省父母之禮也泉水螽蟴竹竿之詩曰女子有行遠父

張彥公全集

卷二百一十

讀經札記一

十

母兄弟言女子之適人者不得復省其父母兄弟也兩者抵牾如此而春秋左氏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趙匡曰諸侯之女既嫁父母存則歸寧不然則否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又各自爲說如此而毛氏傳詩以爲后妃之父母在故得歸衛女之父母不在故不得歸其在與不在無論荒遠不可據就令可據則詩止言遠兄弟可已何以並及父母而一再言之不已也且昏禮昏義亦當載歸寧一條著其儀節云何如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之類不應詳於未昏之前而略於既昏之後如此其疏脫也愚嘗求之孔子

之意而知歸寧之說非也于何知之于春秋知之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左氏傳曰歸寧也杜氏曰莊公女也莊公在而伯姬來正與歸寧之禮合而春秋書而譏之以此知歸寧之說非也然則后妃亦非禮乎曰此毛傳之誤非詩意也序曰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事躬儉節用尊敬師傅可以歸寧父母云云蓋以其爲女知其能爲婦所謂無父母詒羅者也公羊傳曰婦人謂嫁曰歸是也序說自長而毛傳因左氏誤焉非詩之意然也諸家之論惟穀梁氏爲知禮也夫

伯姬桓公女也杜先于趙必有所據矣

趙匡曰譏無父母而來也蓋謂

張彥公全集

卷二百一十

讀經札記一

十一

案士昏禮之文不具者多矣昏前教成之祭昏後反馬之文皆未詳著之也左氏生于春秋時自當習聞其禮況毛詩之語意坦然明白乎若謂歸寧之歸卽爲嫁嫁時當稟父母之命聽諸母之戒禮節繁縟女於此時豈得與聞夫昏禮在婿家猶不稱主人所以遠恥也豈有女子將嫁乃自告師氏而遂行乎無理甚矣聖人制禮必本人情未聞女一嫁而卽終身絕不與通也趙氏說杞伯姬來義長近段茂堂直謂父母爲舅姑尤謬古無此稱

杜注以意爲之甚多不盡有據也

女子

將嫁纓笄綃衣不聞衣葛季秋仲春絺綌安用

綃衣見士

昏壻車在門姆親授綬何待女告此等迂說豈惟違於人情顯與本經抵牾原其依據但本穀梁穀梁之謬可勝既乎

夏屋渠渠傳不詳注但云夏大也箋曰屋具也王肅謂屋則立於先君食則受於今君朱子集傳頗用王說然以上下文理求之王說終未安也案魯頌籩豆大房傳曰半體之俎也箋曰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閒有橫下有枳似乎堂後有房然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注引頌詩謂半解其體升之於房則風之所謂夏屋即頌之所謂大房也

張文襄公全集

卷二百一十

讀經札記

三

案房旁也形聲旁胖也通借云爾當依外傳毛傳釋為半體之俎鄭箋就房字傳會耳其實俎形不似房也夏屋訓以王肅為長

澤門之哲古本澤門作臯門則諸侯亦有臯門也

案澤古文省作臯因譌為臯應庫雉路之臯門也汪容甫已辨之

傳于履帝武句釋為姜嫄從高辛帝見于天將事齊敏言姜嫄之齊敏則帝嚳之敬德亦可知此詩人善于立言毛公之善于逆志也鄭氏以為祀郊禘之時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如有人道感已此乃上帝之氣張融從

而封會之孔氏從而釋詁之其言機褻不經不必言即如其說稷非帝嚳之生則直祀姜嫄祀上帝足矣乃更禘嚳而以祖配不亦多事乎

案履帝武敏之說斷以鄭箋為長武迹敏拇說本爾雅天命玄鳥例見商詩若謂荒誕不經詩曷為舍帝嚳而頌姜嫄且魯頌閟宮專立嫄廟何說也

太王之遷岐也先營宗廟宗廟立則思邱墓者有所憑所謂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也公劉之遷豳也先相民居民居定則懷妻子者有所歸所謂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也

張文襄公全集

卷二百一十

讀經札記

三

案此類乎七經精義時文家之說詩不過就事立言豈得如此傳會縣之詩先清疆理次作室家曷嘗首營宗廟哉君立宗廟豈令民之思邱墓者皆有所憑哉

風之采蘋采蘋雅之行葦洞酌儉而易行後世燕享已廢獨有郊廟之祀遲至三年一行或議罷北郊或議望祀苑中或議遣官攝事豈不以費而害禮哉惜乎元祐諸臣紛紛于分祭合祭之是非而未有議及此者也

案宋代所以不能履行郊祀者為六軍犒賜不貲耳非為祭品繁多也承五代之後由于將士推戴而得天下故以郊賞羈縻之

抑之四章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豈衛在河朔密爾北翟故舉以自警與抑厲王之世武備不修將有窺伺闖入之患與

案衛武作抑戒時厲王已死久矣

宣王封韓侯于方城欲以制北翟封申伯于南陽欲以制荆蠻然申侯封而宛之東南滎陽之東北俱非周有畎戎入周東南諸侯無一人來救者以申侯據形勝而塞其路也畎戎不得申侯之援則不敢深入申侯不塞南陽之路則不得召戎犄角之形成幽王之亡必矣韓侯雖強豈能踰一二千里以相援哉其後鎬滅于戎申張文襄公全集卷一百一十 讀經札記一 古

滅于荆韓滅于晉而東周遂不能國則崧高韓奕二詩實周室興亡之所係也

案幽之亡由于溺色廢嫡不在封申若宜曰不廢申伯何由叛周召戎哉王綱解紐諸侯自相吞併春秋治亂之樞紐亦不僅在申韓之滅詩可藉以考史而不得卽以詩爲史也此條云云皆書生之見

祭法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嘗則姜嫄合食文王太姒配食故曰旣右烈考亦右文母禘以祖配不及武王皇考烈考俱謂文王而傳謂烈考爲武王誤矣武在昭位不宜居右且無文母反在武王之右之

理

案烈考明見洛誥專指武王何得反易經文以就傳說皆由誤解右爲左右致生糾葛耳右助也讀如自天祐之

桃之華後于梅而詩以興男女之及時梅之華先于桃而詩以興昏姻之後時何也夫婦之道在生育猶草木之美在果實也桃後梅而華反先梅而實故曰有賁其實言桃有實則成樹猶夫婦有子則成家也

案二月桃始華故婚姻及時以取興言及實者推言而深祝之也三月梅將熟故婚姻後時以取興此皆

張文襄公全集卷一百一十 讀經札記一 主

就目見爲言何有如惠說之鑿乎若云實之初結則百果皆華落而實綴仍是梅先于桃若云實之成熟則梅熟四月桃熟七月桃後于梅多矣

姜嫄之棄后稷蓋以不圻不副之異非以感上帝之異也

案惠說強辨無理不圻不副者卽應棄耶然則必以老聃剖脅唐宗握心爲生育之常耶文王在母不憂何以不棄耶

姜嫄修湛園札記

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當是八十曰耄九十曰悼據

文每十年一變稱無緣於八十九十同稱曰耄而於中忽插以七年曰悼且七年正近幼學之期稱之以悼何其不祥耶

案姜說是也悼綽段借字綽緩也釋訓綽綽爰爰緩也有寬義

鐘鼎文字多有綽綽眉壽克綽永福語卽此字也

郊特牲丹漆雕幾之美注幾謂漆飾沂鄂也案沂鄂恐卽垠鄂之意謂器稜角也

案沂或作圻又作畿圻是本字

鄉飲酒禮閒歌三終合樂三終注笙與歌皆畢則堂下與堂上更代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爲

張文襄公全集

卷一百一十

讀經札記一

去

一終次則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爲二終又其次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爲三終也案由庚崇丘由儀卽魚麗嘉魚南山有臺之譜故有聲無辭非闕也南陔白華華黍亦猶是也

案由庚六篇自是笙詩與歌詩無涉當是別有其書不在

此三百篇之內三百篇乃歌詩古人歌詩惟與琴瑟詩

同詞故得相和其餘若笙管鐘磬鼓舞各有詩詞故

金奏九夏此九篇乃鐘詩也象下管新宮下管新宮乃管

詩也投壺所記魯鼓薛鼓之節乃鼓詩也武宿夜桑

林之屬乃舞詩也磬詩未聞然當有其詞故論語子

擊磬于衛荷蕢者聞知其有心且惜其經經也墨子

歌詩三百誦詩三百鼓詩三百舞詩三百明是各有

篇章誦字蓋誦字之誤此字希見故誤誦古鍾字古鍾亦緣

鍾上屬於虞處謂之甬見考工記尙書搏拊琴瑟以詠

詠與琴瑟相拊明琴瑟不別有詩禮鄉飲酒禮可證故歌者與

瑟工同在堂上也冢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蓋兵

者刃也死于兵是得罪被刑死者以其有罪辱及其

先故絕之以示罰不然彼以罪誅者概令之族葬而

執干戈以衛社稷者反棄之於昭穆之外先王勸懲

之意當不若是其傾也

張文襄公全集

卷一百一十

讀經札記一

七

案姜說是也曲禮曰司寇曰兵是冢人此語確證

臧茂才經義雜記

詩四牡四牡騤騤周道倭遲毛詩作倭遲韓詩作威夷

漢書地理志郁夷下引詩周道郁夷是以郁夷爲地名

倭威郁聲近而義別

案郁與威不相近當是本作洧夷洧威聲近通借

詩駉駉牡馬釋文駉古煢反說文作驪又作駉同說

文馬部云驪良馬也駉馬盛肥也詩曰四牡駉駉又駉

牧馬苑也詩曰在駉之野案毛傳駉駉良馬腹臄肥張

也與說文駉馬盛肥義合據釋文云駉說文作駉則駉

文當於駢下引詩駢牡馬駢或爲重文今引四牡駢駢及在駢之野皆非是蓋唐人李陽冰等竄改

之洞曰今以意定之當是在駢之野駢字不誤蓋字

本作坳因此詩言牧馬地因加馬旁經典此類因事

製字之文甚多不得悉咎說文改之也至駢駢牡馬

則當依釋文別本作駢駢明是學者因下駢字牽連

致誤何以明之詩篇目多摘首句一兩字然無摘取

虛字者嚶嚶草蟲交交黃鳥不聞以嚶交命篇也駢

駢古聲同

同古讀如實

斯致譌之由也說文駢字明是因

駢字形近傳寫致誤事理可信如此說則明白簡易

張文襄公集

卷一百一十

讀經札記一

大

豈不較勝奮然武斷指四牡駢駢在駢之野爲後

人竄入乎本朝說經諸家穿穴隱奧校訂奪落辨

析眞僞洵爲卓絕古今然於經文傳注與已說不

便者動輒云後人竄改亦是一大病鄭君好破字

固開其端然只聞易其音讀不聞長言累句目爲

後人竄亂也如此說經抑又何難於是王子雍實

爲說詩者之藏垢李少溫反開講小學者之謬門

矣

左傳傳四年楚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

釋文作漢以爲池水衍字

案不言水而漢之水名自見特左氏加一字以足句與上相麗耳卽加水字於義無害如河水汶水淮水詩何嘗不足以水字乎

易屯象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正義曰劉表鄭立以綸爲綸字案釋文作經綸音倫鄭如字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苟爽曰屯難之代萬事失正經者常也論者理也君子以經綸不失常道也

案苟說得之鄭說殊迂闊天造草昧之時豈暇論撰著書此劉景升所以當袁曹擾攘之秋身爲牧伯而著五經章句也可訖孰甚焉

張文襄公全集

卷一百一十

讀經札記一

九

易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褫鄭本作挖說文

手部挖曳也非褫奪之義宋項安世周易玩辭引鄭注

云三挖三加之也王肅作褫而以爲解此與鄭立異耳

案三褫當作三挖訓加爲長象傳亦不足敬自明

厖地池沱同音皆讀如池

鄭康成孫叔然爾雅本駢牡駢牝立郭本爾雅作駢牝

駢牝古讀若駢爾雅以駢牝釋詩駢牝故郭注曰詩

云駢牝三千馬七尺以上爲駢見周禮解駢牝不更釋

駢牝矣若如今本則以駢馬爲牝駢馬爲牡郭注安得

詳駢而不及駢乎

案今本兩字皆誤上應作牡而誤爲牝雪牕本即郭

誤上一字而得一字下應作牝而誤爲牡孫鄭本及周禮注兩

字皆不誤上牝下牝郭誤牝字誤駟牝牝牝牝字誤牝牝牝字誤

牝者色立解誤牝者多矣駟牝牝牝牝者色立

馬以備戰不合全養驂馬

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杜注寤寤

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案史記鄭世家云生太子寤

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然則寤生者難生之謂也寤

即悟之通借字寤生者謂悟逆難生蓋交午於產門久

而不得下往往有母子交斃者故武姜驚也

案臧說是已然解亦稍泥悟生即逆生今俗名倒產

謂足先出也似此者多不得全活故驚姜氏又案此

說文突字篆文作說文云逆子也後儒誤釋爲悖逆

之子大非若爲悖逆之子製一字亦將爲悖亂之臣

製一字乎凡象形字皆實有一物一事易突如其來

如之突正如此解突者逆生也來者古來釐通魯詩

釐半見劉向傳即孿生也方言陳楚之間凡畱乳而雙產者

謂之釐孿廣雅釐孿也雙孿孿也玉篇孿孿雙

生也

詩閟宮犧尊將將傳犧尊有沙飾也正義作犧王肅云

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

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案犧尊

象尊似當從王肅說然毛公傳詩云犧者沙羽飾先鄭

注禮云犧尊飾以翡翠古義獻沙聲竝相近故沙尊作

義尊毛詩傳爲先秦古書二鄭咸所依據後世即出犧

牛之尊要不得以此改詩禮之義

案王肅此說誠謬縱掘地得牛背負尊之器知是古

人何等物而乃以說義尊哉然則象尊當象背負物

雞彝當雞背負物乎古尊彝多矣但其刻飾文采稍

稍有別形製則一也王肅說誠怪妄之甚者也

左傳僖四年管仲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

張文襄公全集卷二百一十 讀經札記一 三

酒杜注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正義曰郊特性云縮

酌用茅鄭立云沛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共

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

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也故齊桓

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案說文酉部茜

禮祭束茅加於裸圭而灌鬯酒是爲茜象神飲之也春

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茜酒又詩伐木

有酒湑我傳湑茜之也箋云王有酒則沛茜之釋文茜

所六反與左傳縮酒同義據說文知左傳作無以茜酒

據甸師注知周禮作祭祀共茜茅蓋毛詩周禮左傳皆

古文故與六書之旨合今左傳作縮酒司尊彝作數酌皆舊之聲近段借字

案舊酒縮酒音近義別互亂之耳司尊彝郊特牲毛傳之字當作舊謂沛去其滓也甸師左傳說文之字當作縮縮直也謂植立其茅灌酒於上以象神歆也儀禮士冠禮兄弟畢祫立注畢猶盡也祫同也立者玄衣玄裳也緇帶鞞古文祫爲均也案此經蓋古文作兄弟畢祫立今文作畢均立鄭從今文作均玄疊古文不用注當云均同也古文均爲祫也今本是後人倒易之左傳僖五年均服振振杜注戎事上下同服釋文均如

張文襄公全集

卷一百一十

讀經札記一

三

字同也字書作衿音同左傳均服既本作衿服知儀禮均立亦本作衿立矣

案古文當本作衿形近譌衿鄭讀爲均得其音尙未盡得其義耳

孟子梁惠王下文文王事昆夷夷宋高宗御書石經作文王事混夷詩繇混夷駢矣箋云混夷夷狄國也皇矣患夷載路箋云患夷即混夷釋文混夷音昆正義曰宋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據此知詩混夷字無有作昆者孟子昆夷當從石經作混夷方合

案患字从心从串

即貫本字讀同

故或曰混夷或曰昆夷或

曰串夷皆一聲之轉衛敬仲作序時見別本有如說文作患夷者因衍其辭曰西有混夷之患正義因遷就其說而強解耳序中如此類者甚多如雨無正因傳本漏奪首二句不得命篇之說因強解雨字正字極可歎也

詩衡門可以樂飢傳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以樂飢

舊作樂

飢釋文

以樂本又作樂毛音洛鄭力召反

案鄭意是据三家詩讀爲樂義勝於毛

尙書孔序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王肅曰上所言

張文襄公全集

卷一百一十

讀經札記一

三

史所書故曰尙書鄭氏云尙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尙書

案尙字義卻當以僞孔序爲長

禮記投壺末記魯鼓薛鼓節兼載圓方之圖注云此魯薛擊鼓之節也圖者擊磬方者擊鼓釋文○圖磬口方鼓案此節釋文不得經注之次當爲後人竄改蓋○口皆經之圖也

案圖磬方鼓四字即約舉鄭注圖者擊磬方者擊鼓數語非後人竄改

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屬謂徽識也徽識